

喜欢黄梅雨季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八世孙赵师秀的一首著名绝句。赵师秀笔下“黄梅雨夜池塘蛙”的图景，几乎就是我家乡黄梅雨季留在我心中的场景。我喜欢黄梅雨季，因为此时农事稍闲了。如果老天帮忙，三麦(元麦大麦小麦)二豆(蚕豆豌豆)已上场脱粒，晒干入仓。如果运气好，夏播夏种也已八九不离十。至于农田夏管，弹性就大了。雨天田里泥土稀烂，不能锄草，更不能翻土。只有把风雨压倒的庄稼，一颗颗扶起来稳住，待天晴日晒泥土稍干后，给农作物壅土。所以黄梅雨季，不但“官是三年满，身无一事忙”(仕途不佳)的赵师秀想下棋消闲，农民们也可以歇一口气，轻松一段时日。

此时我们学生的夏忙假也结束，又到学校读书了。说起夏忙假，城里的孩子会打愣，除了寒假暑假，居然还有从没听说过的夏忙假，那可以多玩玩。不，农村的孩子可不同，夏忙假是学校为了学生在家帮助父母夏忙(夏收夏种)给的假。因为大片大片的麦子说黄就都黄了，用镰刀一刀一刀地割，那是不能与收割机比拟的。一旦开镰，就要不分昼夜，与老天抢时间，争速度，要在黄梅雨季到来之前夏粮进仓，才能交了公粮，手中有粮。有几年黄梅雨季来得早，麦子在田里发芽，那叫心如刀割，欲哭无泪。顺便说一下，那时农村学生还有秋忙假，帮助父母秋季抢收抢种。夏秋忙假都是两周。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农村学生便没有夏秋忙假了。

梅雨季节，我们上学会有一些麻烦。家乡东临黄海，台风较多，有时路上打不了

伞，而且路会被水淹没。双脚当然不怕潮湿，因为本来雨天上学就是赤脚的(我至今仍有赤脚上学的梦魇)。但是有些路段涉水较深，裤管卷到屁股也不够，就只好蹚水任凭湿身了。当时以为很苦了。前几年看到扶贫脱困的山区孩子上学境况，那才叫苦。所以，苦不苦，是比较出来的。

我喜欢黄梅雨季，也因为天气会凉快。我怕热。记得1978年到南京读书，遇上超热的夏季，高温40度以上，8个同学拥挤在几平方米的筒子楼房间，没有空调，没有电风扇，床、桌、凳、墙，一切都是热的、烫的，夜里无法入眠。那年我最渴望、也很怀念家乡的黄梅雨季。如我没记错的话，常州2022年也遇上了“空梅”，似乎冬去春来刚刚暖和，马上就热起来直接进入了夏天。黄梅雨季爽约，也就是诗人曾几的“梅子黄时日日晴，小溪泛尽却山行”。2023年是“短梅”，梅雨天数少。当然我的记忆只是记忆，气象部门的历史数据才权威。当年在家乡，我感觉只要来一个长长的黄梅雨季，再加上几次台风，这个夏天就好过多了。

说来好笑，以前我一直以为叫“黄霉天”。人人都说黄“m é i”天来了，家中衣服箱柜容易生霉斑，食物容易长霉毛。有一年遇上“长梅”，连续29天不见太阳，家中物件霉毛挡不住，连草垛都湿透而霉了。我耿耿于怀的是煮粥做饭的柴草很难点燃，心疼要划很多根火柴。火柴2分钱一盒也是珍贵的，是卖鸡蛋(想吃而舍不得)换来的。于是一天只作一次饭，吃一顿热的，两顿冷的，反正是咸菜萝卜干。那一阵真是“霉”透了。语文课上没学过“黄梅天”“梅子雨”这些词，更重要的是家乡没有梅子，不知世间有梅子。一直到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常州，才知道叫“黄‘梅’雨季”。

无悔青春献矿山



1975年6月25日，我高中毕业后来到常州厚余煤矿，开始了我的矿工生涯，并把青春献给了矿山。

巷修喷浆治塌方

进矿后，我被分配到准备工区的巷修喷浆队。巷修喷浆队是煤矿井下工作的一个机动队伍，主要负责煤矿巷道的维修，配合掘进区完成的掘进后的巷道成型。喷浆就是将水泥混凝土通过强大的气压喷射在掘进后裸露的岩石上。特别是一些泥质岩石，容易风化造成冒顶塌方，必须立即在掘进后喷浆。巷修喷浆队在矿井遇到重大的巷道塌方、煤面抢修等矿井重大突击任务的关键时刻，就是一支突击队。

有一次，矿井的一条主巷道发生了重大塌方，采煤工区产出的煤和掘进区爆破后的岩矿石无法从主巷道运出，严重影响了整个矿井的工程进度。矿调度室立即安排我们工区去抢险。我们在区长侯志明的带领下，来到塌方巷道察看。整个塌方区顶顶已经有10多米高，矿灯朝上一照，塌方冒顶处犹如青面獠牙，不时有或大或小的石块掉下来，有的甚至还砸在了我们身上。

我们从矿井上运来长2米、粗30厘米左右的圆木料，在塌方处堆起10多米高的井字木垛，并用木楔子在各着力处打紧，喷上第一层混凝土，初步制止了碎石块的下落。紧接着，我们又用风钻在塌方顶上打孔。提着二十公斤重的风钻站在木垛上打孔很难，脚下打滑，人很难站住。我们在巷道表面每平方米打上2—3个2米深的锚绳孔，在整个塌方处打了数百个，然后用钢丝绳塞进去，再把水泥浆注入孔内，在塌方处形成紧密的钢丝绳大网，让巷道形成整体拉力。最后，我们又反复喷浆多遍，在巷道顶部和壁上喷射了厚厚的水泥混凝土。经过我们工区不分昼夜地多天抢险，塌方终于被我们治住了，巷道疏通了。后来，每当我下矿井走过此段巷道时，抬头看看我们两层楼高的塌方处，我的心不由地地紧缩一下。但是看到塌方处十分坚固且已经没有任何危险，又感到欣慰。

煤巷掘进保通风

1977年秋天，全矿并开展夺煤大

会战，采煤工区采煤速度加快。煤面遇到断层，需要跳过煤面断层，在煤面下方切眼，保证通风。矿调度室又紧急安排我们上煤面，进行切眼掘进。

在煤面掘进是一件艰苦的活，通风条件差，工作回转余地小，工作坡度大，有时还要把绳子一头系在腰上，一头结在木桩上，避免打滑落下去。为了完成当班工作任务，我们经常一放炮，不等炮烟散尽，就拖着数十公斤的木料、竹片排等，爬到煤巷工作面的陡坡上，一边支撑木棚，一边安装搪瓷煤溜子，往下揪煤。有时候，煤到了下面，如果采煤工区的运煤链子不运转，煤就会堆积在运煤链子上，堵塞出口，影响巷道的通风，我们就要赶到煤面下面去联系采煤工区的开运煤链子的职工。但如果运煤链子无法开启，我们就只能自己用铁锹往边上抄煤，保证煤巷的通风。有时候，我们往往一个

班上要在数百米的煤面巷道陡坡上爬下来回很多次，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。为了保证全矿夺煤大会战的进度，我们巷修队也在煤面掘进中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。有一次，我们班在班长杨锁法的带领下，全班职工经过合理分工，大家拧成一股绳，打眼放炮，木棚支架架楔口，煤面通风保障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，一个班连续放炮3次，完成班掘进任务达6米，创造了工区煤面掘进新纪录。

煤面“虎口”抢救设备

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，在掘进和采煤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一次煤面“虎口”抢夺矿机设备的事情也是很难忘的。

有一次，我们巷修队接到一项任务，到开采过的煤面上搬运采煤机械设备。当我们来到工作面时，用于支撑煤层顶部的木垛被压得越来越矮，最矮的地方

需要人把矿灯帽从头顶上拿下来，侧卧着爬过去才能到达煤层工作面。价值数万元的采煤设备由于没有来得及搬迁，已经被堵在里面。我们抱着国家财产不能丢失的信念，将圆木竖立顶住煤层顶板，用手镐在煤层底板往下挖。由于工作地方很小，我们只能轮流趴在煤层底板上，一镐一镐地挖，待挖出一点稍大的地方，就赶紧用圆木堆起木垛，顶住顶板压力。经过两个班的连续工作，一点点地扩大煤面的出口，堆起一个又一个木垛，最后终于把牵引钢丝绳系到了采煤机械设备上，用矿井卷扬机把设备从即将垮塌的煤面采空区里拉了出来。我们把设备拉出来后，又及时地将木垛拆解拉了出来，节约了很多木头。当有的木垛刚被拆解拉出来，就听到了煤层顶板下落的“轰隆”声音。

齐心协力御透水

在我参加工作不久，在矿井—300米的运输主巷道的掘进中，发生了一次大的透水事件。有一天中班，一个掘进班组用风钻打眼放炮，炮声刚刚响过，突然听到了“轰隆轰隆”的水流响声，原来，放炮炸到了泉水眼。只见巷道里面的水不断地往上涨，不一会儿就淹到了矿靴，人已经无法进到掘进迎头。那一天，我们上晚班，工区值班室接到矿调度室的紧急指令，要求我们提前上班，立即下矿井进行排水。值班区长侯志明一面安排巷修一班在井上用草包包装工后，立即运往矿井下，一面带领我们巷修二班下矿井进行现场处置。

我们快速地换好工作服，就乘罐笼下到了—150米巷道，然后向—300米运输巷道飞奔。只见主巷道的水已经漫到了我们的膝盖，并且还有直往上涨的趋势。我跟着侯区长和邱班长，沿着水下的铁轨一步一步向掘进迎头摸索着走去。大约走了1000多米，终于走到了掘进的工作面上，只见爆破后巷道迎头仍堆积着矿石渣，迎头上一个泉眼涌出碗口粗的水柱。为了安全，老邱一面察看，一面不停地敲掉巷道顶上松动的岩石块。侯区长察看险情后，立即向矿调度室汇报请示处置方案，调集喷浆一班迅速将大型水泵和运土草包运送到矿井下。我们推着泥土草包在离工作迎头大约300米处筑起了拦水坝，阻止了水的流动，然后又安装水泵，加大抽水力度。经多台大型水泵多天不间断抽水，终于用了一周多的时间，岩石内的地质泉水的透水量越来越小，我们最终战胜了矿井下的透水，使运输主巷道的掘进能继续向前推进。

金狮小伙伴



24年前，我和我的第一辆自行车(当时已赠人)。

的宝贝车。还好，看着一瘸一拐的二哥，大哥总算没像以往一样动用他的长兄权利，而是跟二哥说起了骑车要领。二哥这段时间的马屁总算没有白拍。我除了嫉妒，只剩下无可奈何。一个拖鼻涕的黄毛丫头，还能提啥要求?骑自行车对当时的我而言，不过是一枕黄粱梦罢了。

过了三四年，二姐订婚了，未婚夫家给她买来了一辆金狮牌女式自行车，湖蓝色的车身，皮坐凳上还套了层海绵坐垫。我已经读初中，二姐对我比大哥对我温柔多了。自然，我就可以偶尔借她的车在她的监督下学着骑。二姐说，跟她一起学裁缝的一个姐姐上车的姿势美极了，右腿一甩，像燕子一样很轻盈地就上了车。二姐一直想学那个姿势，总觉得自己的腿短，学不像。然后不断地指挥我学。读初中的我还没发育，腿也不长。在二姐不断地鄙视中，我总算也学会了。可学会归学会，没车骑，只有望车兴叹。二姐结婚了，车也带到了她的婆家，我没我的份了。

终于有一天，爹的大娘舅，也就是我的一大舅公去世了，爹要带着我去吊唁。大舅公家在高淳顾陵镇，离我家四五十里路，又没有公交车。读初中的我，因为读书成绩优秀，在家里越来越得宠了。爹就帮我从二姐那里借来了自行车。这可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我做梦都想的幸福在大舅公离世时骤然降临。我心里一遍遍感谢去世的大舅公，要不是他，我哪来的车骑?我和三叔家的女儿一起，一人一辆车跟着两位父亲去吊唁。他们挑着礼担步行，我们骑车，那真是骑出了风一样的感觉，公主一样的威仪。骄傲、自信、快乐、癫狂，不一而足。到了舅公家，两位脸蛋红润的青春美少女，让舅公公舅婆婆们爱到不能够。我自行车带来的幸福他们接新娘子，这都是自行车带来的幸福。遗憾的是，车还到骑上车的姿势美极了，右腿一甩，像燕子一样很轻盈地就上了车。二姐一直想学那个姿势，总觉得自己的腿短，学不像。然后不断地指挥我学。读初中的我还没发育，腿也不长。在二姐不断地鄙视中，我总算也学会了。可学会归学会，没车骑，只有望车兴叹。二姐结婚了，车也带到了她的婆家，我没我的份了。

装满记忆的老屋

老家很美。村子在小山的脚下，故名“山脚村”。村庄前是田野，田野前有一条涧溪从北向南流淌。溪水清澈，溪岸就是公路。

父母在的时候，我每年都迫切地回家过年。村子升起袅袅炊烟，妈妈在锅台忙上忙下，父亲抽着黄烟，听我讲城里的境况，生活简单温情，幸福美好。但自从父母相继去世，除了清明上坟，我就很少回家了。有一段长时间对家乡情感越来越淡，我似乎要丢掉家乡，家乡也仿佛淡忘了我。

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总感觉有件事没完成。是什么?父亲在时，把祖屋给了老大，新屋基场给了二哥和我，屋基和围墙都已建好。但由于我们兄弟为了生计，常年在外出碌，实在无暇顾及，房子也一直没造起来。每当朋友说起，总是会说我老家已在城里，再回老家造房子，费钱费精力。我也经常在问自己，老家的屋子那么重要吗?

纵然城里有豪宅，我梦里萦绕的总是乡下田野芳香，山峦如黛。那是我的家，我祖祖辈辈的根系所在。

几年前又回家乡过清明，见院子杂草丛生，围墙长满青苔，想起父亲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建三间楼上楼下瓦房。那就建吧，终于在那年底建成。记得上梁那天下雨，但上梁的时候雨突然停了，还出了太阳。吃完上梁喜宴后，天又下起雨来。乡亲们都说雨是因为我上梁停的，这肯定是父母的护佑!

许是我在家里最小的缘故吧，打记事起，母亲从未骂过我，更不用说打了。那时我家房子不大，屋里到处是妈妈的身影，暖暖的。在那食物匮乏的年代，每天靠玉米粥、小麦糊过日子。尤其那小麦糊，吃下去，肚子里烧得难受，有时我宁愿饿肚子，也不肯喝那些糊糊。母亲会在粮罐(一种有盖子密封的泥

罐)里放些洗净的玉米，然后盖紧盖子，放在锅洞(农村烧柴火土灶)里，用柴火的余火煨烂，放些红糖，偷偷给我吃，怕哥哥姐姐知道说偏心。

冬天的山区村庄被大雪覆盖，白色的屋顶冒着袅袅炊烟，我只穿一条单裤，冷得我一次没去过学校早读。为避免老师骂，我在晚上就把课文背好。那时老师规定，只要课文会背，可以不来早读。母亲为了让我尽可能晚点起床，在床上给我洗脸，早饭也送到床上。

妈妈在屋子里生火做饭。那时的农村，都是土灶，烧柴火。妈妈烧上炭炉，把所有剩菜都汇在一个锅里，放上几条“生腐”，再加上咸菜和辣酱，“炉锅突生腐”，一家人开心地围着炉锅，热气腾腾。炭火映红了全家人的脸，炉火很热，辣酱很辣，辣得我直流泪。我们几个边吃边流汗。门外很冷，冷雨冷雪，家里却暖烘烘的，灶膛的炉火把母亲的脸色映得通红，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

好不容易春天来了，油菜花开了，土墙缝里总有我们捉不完的蜜蜂。开心了，我便和小伙伴在红花草田里打滚。但最喜欢的还是夏日的树荫下那抓不完的蝉。每次放学回家，妈妈总在村口等我，有时下雨天黑，加上山村没有路灯，母亲便成了我前行的一束光。

在外时间呆长了，经常会莫名的惆怅和忧郁，但一回到老家，就特别兴奋，仿佛父母还在，就坐在我新建屋子里的楼梯台阶上慈爱地看着我，满脸自豪地看着她的最小的孩子。城里的房子虽然住着舒服，但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老家的屋子我虽然一天也没住过(还没装修)，每次见到都非常亲切。人到中年，老家的屋子是我快乐所在。有烦恼和不愉快就回老家，在屋子里站一会，院子里走两圈，立刻满满喜悦，精神倍增。也只有回到老家，我才能找回我自己，治愈我这一路的伤痛。